



# 楼市

杨小凡 著

中国房地产的  
“清明上河图”

人民文学出版社



楼

杨小凡

著

市

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楼市/杨小凡著.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3

ISBN 978-7-02-010117-7

I. ①楼… II. ①杨…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232848号

—责任编辑 谢欣 安静

装帧设计 柳泉

责任印制 苏文强



出版发行 人民文学出版社

社址 北京市朝内大街166号

邮政编码 100705

网 址 <http://www.rw-cn.com>

印 刷 北京季蜂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等

字 数 198千字

开 本 710毫米×1000毫米 1/16

印 张 16.5 插页2

印 数 1—10000

版 次 2014年1月北京第1版

印 次 2014年1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978-7-02-010117-7

定 价 33.00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图书销售中心调换。电话:01065233595

## 第一章

### 1

三年后的一天,冯兴国极不情愿地上了那辆黑色奥迪。

就在车门被啪一下关上的瞬间,他脑海里涌出了来北城上任时的所有记忆。

省委组织部到下面宣布人事任免,基本上都是一个程式:在领导干部大会上宣布后,就立即返回,是不会在这里逗留的。这是体现组织对人事调整的决断,一点都不给下面留拖泥带水的印象;也是传达组织对新人的信任,让新任职干部立即自信地进入工作状态。

干部大会散后,冯兴国与书记朱玉墨把组织部田部长送上车后,他是想到朱所在的市委南楼去的。一来,这是官场的礼节,再者,冯兴国也想弥补一下刚才会场上的不愉快。朱玉墨显然是心知肚明,但他却笑着说:“兴国市长,你还是先到政府楼去吧,他们都在楼下等着呢。我们下午见。”这时,政府秘书长翁庭和谦恭地说:“冯市长,那我们先到北楼吧!”朱玉墨主动伸出手来,握了冯兴国一下,随着手与手的接触,两个人脸颊上都立即浮上一层微笑。就在微笑刚浮满脸颊时,朱玉墨突然严肃地说:“庭和,先让兴国市长熟悉一下。”冯兴国显然对朱玉墨还不太了解,嘴里是想说一句什么的,一时竟不知如何答话,但见朱玉墨已经转身走了,心里多少有那么一点点不舒服。但这些微的不舒服,在翁庭和及其他人

的簇拥下，到政府楼大堂电梯口时竟消失了。

冯兴国到了四楼的办公室，翁庭和把茶杯给他放在桌子上，说：“市长，你先喝杯茶，我就在隔壁，有事你喊我！”说罢，退了几步才转身向房门走去。门被轻轻关上的时候，冯兴国才松了口气，掏出一支烟，点上。他没有坐在班台前的高背椅子上，而是夹着烟，走到窗子的玻璃前。

虽然他所在处是四楼，并不算高，但北城的全貌还是可以尽收眼底的。

北城，冯兴国是来过几次的，而且他还在城里转悠过两次。第一次来时，他还是一个副处长，在省政府里算不上个什么人物，到下面自然也不会被真正当成角儿，所以他是自由而闲适的。那时候他就喜欢上了这座小城，但他不曾想到今天能当这里的市长。这一点是令他兴奋的。随田部长来上任的路上，冯兴国还在搜索着有关这座城的记忆和感知。

北城是座小城。在洵水河的一段内弯处，向阳而踞，已经生长了三千多年。让人不解的是她似乎并不向外生长，而是向内生长，城的轮廓永远长不大。就如一把上等的紫砂茶壶，经过上千年上万人上百万壶名茶的浸泡，茶渍不断向内生长，留下来的空间越来越小，近乎于长实了。这种茶壶泡出的茶，自然味道不一般，这座小城的味道自然也不会太一般。

这座小城究竟是什么味道，却令人说不清，道不明。灰色的公共建筑，私搭乱建的居民区，苍劲的黑枝老树，凸凹不平的砖街石路，窄而弯转的商业街市，或高或低、只有小城人才能听懂的怪怪的叫卖声，古意很浓的生活方式，总之，所有的一切，一层一层地把小城包裹起来，发酵出一种特别的味道来。城不大，人也不多。吃官饭、做生意、做工、上学的人，包括路上闲逛的人，似乎都很熟识，迎面而来都打个招呼，或问好或微笑或点头或递烟。大家就这样

日复一日静静地生活着,安谧亲情如村居。

冯兴国知道,北城古又称故城。他想,大抵是因为这里故去的东西太多了吧。老子、庄子,三国时期的不少重要人物都曾在此居住过,再向上说:商朝还在此建过国都。但这些往日的风流,似乎都被时间这条无情长河涤荡无存了。留下来的却都是些与衣食住行相关的东西,马虎汤、锅盔、牛肉馍、杠子饼是小城人的早餐。酒也是这城里人的所好,成年男人都是要抿点小酒,酒不问孬好,但一定是要有些度数的,最爱的就是一口晕。

其实,一个月前冯兴国就知道自己要来北城当市长。他的消息是来自老领导刘常务副省长那里的。冯给刘省长做过秘书,后升为副秘书长,七年的相处当然感情是不一般的。那天,冯兴国陪刘省长到内蒙去,晚饭后冯照例把刘省长送到房间安顿好,正要离开时刘省长叫住了他。刘省长点上一支烟,把冯兴国上下瞅了个遍,当冯有点不自在时,他才开口:“兴国啊,以后我们在一起的时间就少了。”冯兴国那天喝了不少酒,心里一惊,一时竟找不到合适的话。这时,刘又说:“你也跟我七年了,准备让你下去闯一闯,建点功立点业!”

冯兴国从刘省长房里出来时,已经快十二点了。他显然有点激动,因为在这之前他一点消息也没有听到过。于是,他坐下来,点上烟,脑子里竟一时乱得很,理不出个头绪来。

快到两点了,冯兴国终于冷静下来。

他在省政府工作这么多年,人自然是聪明的那一类。回想着刘省长的话,他的思路慢慢清晰了,那就是要尽快做出业绩。在地级市里能出业绩的捷径有两条,一是城市建设,二是GDP的增长,而且这两条捷径又可归结为一条,那就是城市建设。城市框架拉大、建设速度加快,自然拉动GDP增长;另一方面,城市建了开发区,搭建了招商引资的平台,自然就有企业入驻,有了企业,GDP便

自然增长。但这一切,说到底都需要钱。

钱从何处来?冯兴国突然想起一个关于GDP的段子:GDP对省里来说就是业绩,对市县来说就是土地,但在老百姓嘴里却成了“绩地屁”。话糙理不糙,虽这么说是不太好听,但却道出了土地财政的理儿。政府只要有了土地开发指标,拆迁了,就可以通过卖地引来开发商和企业,于是,政府就有了钱,开发商和企业就会迅速把城市建设搞起来。这一点根本就不需要政府再操心,因为这些开发商和企业的钱是从银行贷款来的,他们不变现了,银行的利息也是承受不了的。

有了思路,有了主意,确实能让人心里安泰。那天的后半夜,冯兴国睡得很好,少有过的踏实。

冯兴国望着窗子外的旧城,抽完了一支烟。

一种急切的感觉涌上心头:北城确实太小了,拉大城市框架、加速城市建设,一刻都不能容缓了。可据他所知,目前,北城的新城区规划在省里一直没有获批。这可是最根本的大事,别小看那本规划的图纸,不批下来就只是一些人的想法,就变不成上面的意志,就是一堆废纸;批下来了,就会有用地指标,有了土地指标,就有了钱,一座新城会转眼间生长出来。冯兴国突然感觉更焦急,他甚至觉得朱玉墨这一帮人不作为,或者笨得不能作为。但他深深知道,这是绝对不能流露出来的。上任伊始否定前任和现任的书记,这是官场大忌。

冯兴国的烟瘾很大,这是当秘书熬夜弄文字的并发症,几乎每一个秘书都有抽烟的习惯。当他又点着一支烟时,才发现班台左边有个摆件。

摆件是崭新的,还放着生硬硬的光泽,显然是刚放进来的。冯兴国有了兴趣,走过来认真端详着。这是舵轮与地球仪的组合物,稳稳地镶嵌在一米见高的四腿铜框上。舵轮厚重沉稳、精致华美,

地球仪是橡木手绘雕刻而成，立体逼真。冯兴国用手轻轻转动舵轮，地球仪上的海洋与陆地便生动地旋转起来。这时，他竟突然生出一种冲动的感觉。这种冲动的感觉，瞬间就转化生长成俯视眺望、胸怀全球、自在把握的豪气。

冯兴国自己都被这突如其来的感觉吓了一跳。

他快步来到班台前，坐在了高背老板椅上。这样做的目的，是想让自己平静下来，他现在为自己的激动和城府不深感到不好意思了。坐下来半分钟，一种焦渴的感觉涌上来，他端起茶杯，喝了一大口水。

把茶杯放在班台上时，他想到了秘书长翁庭和。

冯兴国在这之前是了解一点翁庭和的，他在秘书长位子上已经送走了两任市长，一直没有提升，但一直也没有转任。秘书长这个角色的这种境遇是不多见的，这种情况一般都是一个地方政治生态的怪物。

于是，冯兴国把自己与翁庭和联系了起来。这么一想，他竟生出一些沉重感，他立刻意识到，也许他来北城不会这么顺利。

## 2

冯兴国背剪着双手，后背向前倾着，头就有些勾，两眉也皱缩在了一起。

他踱着同样大小的步幅，像踏着节拍一样，在榴花园的地毯上晃过来又晃过去的，像一个心事很重的皮影人儿。

海青瞅着冯兴国晃来晃去已经有几分钟了。她说句什么，但又没开口，她自己这会儿也没想好要说什么。于是，她把自己有些圆鼓的屁股从明式红木圈椅上移开，站直了身子。天还没黑透，窗外满眼是深深浅浅高高低低的绿，如盖的梧桐、合抱粗的银杏、



蓬勃的香樟、斜着身子的老海棠、伞形树冠的金桂、贴着墙根儿沙沙作响的剑竹、探进窗栏的火红石榴花，尽收眼底。

海青不由自主地长吸一口气，心里想：真好！

他们所在的榴花园，是这座“徽馆”里的小包厢。徽馆就掩隐在逍遥公园的深处。这不小的一片徽派建筑，其实，总共只有九个包厢，每个包厢的窗子都向着外面的绿树与亭、榭、小桥、流水；九个包厢的中间围着一座方形的戏台，戏台对面和四周散漫地置着实木的圆几、方几和圈椅，摆着青花瓷小茶壶和茶盅。海青是第二次来这地方，对这里的一切都很欣赏，也觉得很新鲜。

外面敞亮些，她想出去坐坐，喝杯茶。转过脸，见冯兴国还在那里踱着步，她就说：“兴国，你干吗呢？别太累了。走，出去喝杯茶！”

冯兴国被海青一叫，才醒过神来，直了背，收住脚步。他有些不好意思地笑一下，又嗯了一声。其实，他今天不需要来这么早的，相桂庭在麦香楼宾馆有个应酬，说不定现在还没有开始呢。今天他是特意要请这位相厅长的，所以，不仅让妻子海青也参加，而且不到六点就出了门。这也许是他多年的习惯使然。

无论会议或是宴请、饭局，他总要去打前站，领导不到他先到。从家里出来的时候，海青看了一下表，有点不太乐意，说了句：“桂庭不是要晚会儿到吗？你现在做市长了，要‘作’着点，矜持点儿。”冯兴国似乎没有听清海青说的话，就说：“走吧，在家窝着也没意思。得先去，我要请他帮大忙呢！”海青也没再说什么，就拎起包，又在镜子前收拾一下头，便走出门。

海青与冯兴国走出包厢，几步就到了戏台外的回廊里。他们来到一个圆几旁坐下。冯兴国刚掏出烟，他身后就站着了一个穿旗袍的女孩，嗒地一下划着火柴，双手捧着火苗，递过来。冯兴国点着烟，长吸一口，烟雾从喉咙里进入胸腔，在胸腔里转了一圈又

从喉咙里回到口腔,再袅袅地飘出来。海青抿了一口菊花茶,若无其事地问一句:“兴国,你刚才在那儿想什么呢!”

冯兴国对着她笑笑,没有说话。

其实,他是标准的快人快语,虽然做秘书多年,却一直没有改掉这个毛病。他就是这样性格,办事说话都风风火火的,这些年虽然沉稳一些,但也是被官场这个笼子硬罩着呢。一旦有宽松的机会,他那率真的天性还是会显露出来。性格这东西真没有办法,从娘胎里带来就很难改变了,最终只有带到墓地里去。妻子海青问他,他迟疑了一下,想说:但还是没有说。他不想把这件事说出来,他怕海青又唠叨他。

按说,也没啥大事,不就是快了半拍儿,多向前走半步吗?但他意识到,可能事情不会这么简单。官场的事太复杂,有时一个眼神、一个动作、一句话都可能毁掉一个人的一生。冯兴国二十多年的官场经历,很多时候让他喘不过气来,但他又没有办法。入这个道儿,就得按游戏规则出牌,不然就会被官场的潜规则卡在那里,就像一根鱼刺卡在喉咙里,吐不出来又咽不下去,要多不舒服有多不舒服。

冯兴国吸几口烟,他又回想起一个月前在北城亮相的那个见面会。

他来北城上任是省委组织部田部长送来的。这也是惯例,地市一把手上任要正部长来宣布,而且要先在六套班子成员会上宣布一下,然后再在全市干部大会上宣布。在班子成员会上宣布时,市委书记朱玉墨表态很好,很热情,话讲得也很到位,这当然是官场上的规则,也是必须的。接着,便是全市干部大会了,说是全市干部大会,其实就是各部委办局院行一把手、正处级以上人员会议。原市长已于上周到别市上任了,所以今天主席台照例只安排三个席卡:中间是田部长,田部长的左上首是书记朱玉墨、右下首

是冯兴国。

会议马上开始，田部长和朱玉墨、冯兴国便从贵宾休息室的沙发上起身，入场曲就响了起来，他们迈着方步步入会场。大会入场曲全国都一样，是与北京两会代表入场时一样的曲子。田部长和朱玉墨显然是很熟悉这支曲子的，每一步都能踏到节拍上，曲子高亢处抬腿、低缓处落脚，而且，与会场上有节奏的掌声也是合着的。

冯兴国踏这个曲子不多也不太熟悉，更重要的是他有些激动，也没有注意太多，就迈着步子跟在朱玉墨的后面。他的步幅显然有些大了，还没到主席台台阶，就快了半步。按规矩，他应该比朱玉墨慢两步，也就是说他们之间至少要保持一米左右的距离，可他走快了。这快半步不当紧，想收回来就不太容易。他感觉到朱玉墨略停了一下，似乎也向后扭动了一下身子，脸上虽然还带着笑，可冯兴国却感觉到了朱的不高兴。

冯兴国的感觉，终于很快得到证实。

在田部长宣读过任命文件和介绍过他的基本情况时，会场响起了热烈的掌声。一阵掌声过后，略停了片刻，又响起第二阵掌声。这也是会场上鼓掌的惯例，一般对领导的重要讲话或人事宣布大会，是都要响起阵阵掌声的。所谓阵阵，那至少要三阵以上，这里面很微妙，没有人专门培训过，但一进入会场，大家又都像是被谁指挥着一样，阵阵掌声响亮而整齐。可这次有点儿变化，朱玉墨在第二阵掌声开始后，两个手掌似挨似不挨着地停在了空中，三秒钟之后会场上的掌声就停了下来。

冯兴国突然觉得很不舒服，但他想试着改变和调控一下会场气氛，立即站起身来向会场鞠了一躬。这时，掌声又响起来。冯兴国这样做，不是要给朱玉墨难看，他是要为自己找个台阶下。

冯兴国觉得他与朱玉墨的不愉快，就是从他上台时快半拍儿开始的。这次会后，冯兴国是刻意做过弥补的。第二天，他就主动

到了朱玉墨的办公室，给他汇报自己的想法。他说：“书记，您放心，我一定会带领政府一班人，在您的领导下做好工作。我呢，比您年轻几岁，也没有基层工作经验，您这个大哥可要多包涵着点啊！”

朱玉墨递给他一支烟，笑着说：“兴国啊，你很有闯劲，又在省政府工作多年，资源多，北城的大发展需要你呢。你是我到省里点名要的啊！”冯兴国听朱玉墨这样说，心里一热，有些激动地说：“书记，我有缺点，不成熟，但我有干劲，以后就跟着书记你后面干了。干得不好的地方，你直接批评！”朱玉墨笑了笑，把烟灰弹在烟缸里，就说：“不是跟着我干，是跟着省委、市委干，是我们一起干啊！”

这之后，冯兴国确实很注意，常常到朱玉墨办公室去汇报，有时也打电话汇报。这段时间，他觉得他与朱之间没有什么隔阂了。

朱比他年长五岁，五十三了，在北城先市长后书记做了六年，一直有传闻要到省里去。可这次调整，他却没有走，走的竟是市长。冯兴国知道，朱在省里官场口碑是很好的，为人宽厚，四平八稳，就是走得慢些，从基层一步步走上来的。他想朱玉墨不可能与他为敌，这样对两个人都不好，损人不利己的事一般人是不会做的。都快要走的人了，他没有这个必要。所以，冯兴国觉得这个把月与朱玉墨相处得应该是很好的，那件事似乎已经不存在了。

但在前天的常委会上，两个人的分歧却突然出现了。

会议讨论的是关于东城新区的规划问题。原来的规划面积是二十平方公里，在冯兴国没来时就讨论过，基本算定了。这次拿到会上时，冯兴国却突然提出规划要有前瞻性，面积应该扩大到三十平方公里。能看出来，常委们都是希望扩大的，现在全国都在成倍地扩大城市面积，这也是政绩最直接的表现之一。但碍于摸不清朱玉墨的态度，都说着可进可退模棱两可的话。而冯兴国的态度很坚决，一意要求扩大规划面积。会上气氛冷了下来，会议似乎有

点儿开不下去。

这时，朱玉墨点上一支烟，沉思一下，就说：“刚才，兴国市长的想法很好。我赞成！”会场上的人全愣了，没想到朱书记会说这话。就在这时，朱玉墨又话锋一转地说：“可土地指标是个死杠子啊。温总理说的十八亿亩耕地红线不可突破啊！我担心这个扩大的规划，国土厅也批不了，也许不会给咱北城法外开恩啊！”说罢，就把目光转向了冯兴国。

冯兴国知道朱玉墨这是一箭双雕，既以进为退，又把难题踢给自己。

但这个时候，已不容他不接招了。他略一想，然后就说：“朱书记，各位，这样吧，今天能不能不定这事，给我点时间，我到省里跑跑。土地指标，我想应该有办法，可以通过复垦置换或从其他地方调剂的办法。省里不是要加快我们北城的发展吗，我想应该是有可能的！”朱玉墨见冯兴国把这事接过去，就顺水推舟地说：“好啊！兴国市长有气魄，在省里呢，资源也多。那就让兴国市长努努力吧！”

冯兴国东一句西一句地应着妻子海青的话，但他心里一直想着这些事儿。

这样过去半个小时，两个人又回到榴花园包厢。他给相桂庭打了电话。打过电话后，就安排服务员准备凉菜。酒是他特意从家里带来的古井贡二十六年原浆，茶也是他特意带来的明前猴魁。他之所以这样用心，就是想让相桂庭知道他的心意，能够在土地指标上支持他一下。冯兴国以前跟刘省长当副秘书长的时候，相桂庭还是国土厅的副职，他们关系处得就很好，加上又是老乡，他想桂庭会支持自己的。冯兴国要求自己必须把这事办成，这既能实现东城新区扩大规划，更要让北城人尤其是朱玉墨看看：我冯兴国是想干事的，我也能干成事！

快八点的时候，相桂庭急急地走进榴花园。从他的眉宇间能看出来，今天他兴致很高。见只有冯兴国和海青在，就大笑着说：“老冯，你们夫妻俩是要给我设鸿门宴啊！”

两杯酒喝下，相桂庭就笑着说：“老冯，你猜我今天碰到啥开眼的事了？有点意思！”

“啥事啊？还能让厅长大人开眼！”海青有些讨好地问。相桂庭端起一杯酒，猛地喝下，冯兴国和海青愣了一下，猜不透他究竟碰到啥稀罕事了。这时，相桂庭才说：“今天七点，麦香楼刚上满座，宴会经理突然就进包厢说，今天所有客人的所有消费都被一家叫大华投资集团的新加坡企业给埋单了。”

“有这事？”冯兴国有点不大相信地问。相桂庭又说：“后来这家公司的董事长来敬酒，说是要回故乡来投资，也是一片心意。你说巧吧，我一看有点儿面熟，后来她也突然想起来了，竟叫出我的名字来。原来，她上大学期间曾在我家做过钟点工！”

“有这事！又是一部女富豪传奇啊！”海青的吃惊有些夸张。冯兴国接过相桂庭掏出来的名片，仔细看了一下：大华投资集团董事长 胥梅。

于是，就说：“桂庭兄，介绍她到我那儿投资吧！我们有政策！”

相桂庭诡秘地一笑，突然说：“要傍款姐啊？”

三个人就笑了起来。

### 3

在政府里，秘书、办公室主任、秘书长是没有星期天的。

这样的职位性质决定着在这些岗位的人，必须像荷枪实弹的战士一样，随时准备出击。领导的安排、突发性工作、随时性地迎来送往，说有就有。这些年来这些岗位的经历，让冯兴国私下里总

结出一句很经典的话：一叫就到，一到就干，一干就得能干好！无论是写材料，还是开会、喝酒，都必须这样。所以，他几乎没有周末的概念。

周六上午九点，由冯兴国牵头开的规委会按时开始。今天的会议只有一个议题，那就是关于东城新区扩大规划的事儿。

这些天，冯兴国回省城几趟，可他每天都很晚才进家。他的大部分时间都在省政府、发改委、建设规划厅、国土厅和酒场上泡。他虽然现在当了市长，但并没有市长的架子，或者说还没有学会如何端市长的架子。他就像一个任性的一般干部，一个部门一个部门地去沟通，去说服，去求助，希望扩大了《新北城规划》，能够被认可。白天到这些机关去沟通，晚上就硬拉着这些头头们喝酒。由于跟这些部门都熟，所以他也没有什么顾忌。尤其对国土厅相桂庭又多了一层老乡关系，几乎就是死磨硬缠。刘副省长是他的老领导，也被他盯得没有办法，就基本点了头，答应让发改委、建设规划厅、国土厅去北城再调研一下。

有了这个底儿，冯兴国的语气也硬朗不少。他觉得扩大新区规模这事，已经是很有谱儿的事了。

会议进行了一个半小时，省规划设计院才汇报完规划方案。

接着，冯兴国就让负责规划的住建委主任锁清秋发言。锁清秋是本地人，五十六七岁，说话慢吞吞的，句与句之间用的不是顿号也不是逗号，而是句号，说一句停一下，停一下看一眼冯兴国。冯兴国有点耐不住，就说：“清秋同志，你说话能不能快半拍儿！”锁清秋这时才加快一些语速，表明自己的意见。他担心，目前北城还是个农业市，没有像样的工业，把城市扩这么大，有没有企业来投资，用什么来填满这三十平方公里，最终会不会成为一片荒城。冯兴国一听这话，像鸡毛突然碰到火苗，噌地燃着了：这个老锁，真是老啦！

现在,像北城这样落后的内陆城市,哪个靠的不是土地财政,就是发达的城市也不例外啊。把城区扩大了就有土地,有了土地就可以拍卖,拍卖了就有钱,有钱了就可以搞基础设施建设,基础设施弄好了就有企业来,有企业来了就有税收,城市不就发展起来了吗?这个观点,冯兴国已经在政府工作会议上变着方式地讲过三次,可就是有一些人不明白。冯兴国想,可能这些人真不明白土地财政的道道,也有可能这些人啥都明白,是装睡着难叫,就是跟自己软抗。想到这里,冯兴国更生气了。他立即打断锁清秋的发言,“我说老锁啊,你是不是可以考虑到党校去补习一些新知识啊!观念怎么还这样老化!”

此话一出,会场立时静了下来,静得每个人的喘气声都能相互听到。锁清秋的脸唰地红了。他看一下冯兴国,赶紧把目光收回来,然后说:“我只是说一下我的担心,扩大规划的事我同意!”会场上的人都把目光投向锁清秋。这时,冯兴国就说:“我们要以超常规的思路来规划跨越式的发展蓝图。现在,是出现一些荒城现象,但这只是个别情况,是他们后续工作没有跟上造成的。”

常务副市长裘实见冯兴国还要发火,就插话道:“清秋,这么说你还是认可的啊!”说罢又用目光望着冯兴国说:“冯市长,时间不早了,让其他同志谈谈看法吧!”冯兴国端起茶杯,说:“都谈谈吧!”

会议气氛又活跃起来。接下来,大家的观点立即高度统一:一致赞成扩大东城新区的规划。

晚上,冯兴国吃过饭,泡好茶,想起女儿在在,就拨通家里的电话。

在在一听是爸爸,就撒娇地说:“兴国市长,当了市长果真春风得意啊,连家都不要了!像你这样对家人都没感情,对你的子民能好吗?”

冯兴国一听,就笑着说:“你这孩子,没大没小的,什么子民,是



人民！社会上都觉得当市长风光，现在你们知道了吧，连家都顾不上呢！”在在又跟他开了几句玩笑，然后把电话交给海青。海青就接着说：“你呀，就是脾气急，饭要一口一口地吃，仗要一仗一仗地打。一口哪能吃得成个胖子！要照顾好自己，我又不在你身边。”

冯兴国放下电话，心里暖融融的。

海青和女儿在在还是理解自己，女儿现在上大三，每天晚上能回来陪海青，可自己的生活却没有在省里工作时舒服。白天一群人围着，忙忙碌碌，可一到晚上，回到军分区住处的房间里，就剩下他一个人孤孤单单的。他一边喝着茶，看着电视，一边把白天的事回想一遍。这是他的习惯，他多年来养成了这种晚上回忆白天工作的习惯。他每天都会这样子，除非酒喝得太多了。他要回忆一下一天工作的状况，有哪些是恰当的，哪些不恰当，还有哪些工作没有做完，明天还要做什么。

晚上临睡的时候，他想了想，觉得明天是星期天，没有什么急事，就决定到街上随便走一走。

早上八点，他就给小寥拨通电话，“小寥，你给小林说一声，九点我们开那辆别克出去走走！”小寥是冯从军分区借用的一名驾驶员，小林是他的秘书，是本地一个农家子弟。冯兴国来到北城后，就决定住军分区，从军分区借一个驾驶员，从市一中招一个秘书。他是做秘书出身的，他知道身边需要用什么样的人。新到一个地方，身边的人必须是单纯的、年轻的、与当地的官场没有什么联系、对官场是陌生的。小林就是冯兴国按这个标准招来的。

冯兴国常用的有两辆车，一辆是奥迪，北 B0003；一辆就是这台军分区的别克，军 J0003。这辆别克还有一个个性化的牌照，北 XG188。上班的时候他坐北 B0003，出差的时候他坐军 J0003，周末到下面走访时他坐北 XG188。小寥知道他的习惯，就把别克车换成个性化的普通牌照。